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傳續說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錄舉人臣汪長齡

附生臣袁守信

左氏傳續說卷十一

宋 吕祖謙 撰

定公

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元年

此見得子家子為三家所敬愛處使魯當未逐季氏之前能用子家則昭公必不至於如此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元年

幾會也禮朝暮臨易幾者是當羣臣臨哭之後子家

方哭此一段須看子家當昭公不在時如此正直泰
山巖巖之氣象
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
元年
古者繼世為卿時方見於君見於君然後見於卿大
夫當時叔孫成子尚為子弟未曾為卿故子家曰羈
未得見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此二句最有意何故
大率君命見時便是以君命為卿而今君不曾命我

見汝時則成子之爲卿不知是誰命汝子家子此言雖是托辭以拒叔孫而大義凜然須子細看

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元年

此語乃是季孫當時欲叔孫見子家說子家既不與相見所以達此說他所以說二子時蓋公衍公爲是昭公子季孫要廢昭公之子而立公子宋故說二子之罪欲使之不得立

子家子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元年

子家謂立君一事須合人謀又須合天理方可不可以一時私意廢立昭公既在外死須立他嫡子方得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元年

此對得極懇切謂我與君同出而今則獨入則吾有去而已未知其可入也

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元年

想當時子家未對之前其間亦有要歸魯者觀子家謂貌而出者入可也當時亦有備數而出者若不是

子家倡此大義則亦須有一半入

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元年

當時季氏只要彰昭公之惡不知適所以自彰其罪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元年

是改其墓道使與羣公為一也當時葬昭公於墓道

南是自在一處不與羣公通也

單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元年

如單獻公棄親用羈相似故春秋多重族姓

楚子常止唐成公蔡昭侯　三年

楚昭王看後来亦是賢君何故為子常如此此是權柄為子常所執所以制不得

将長蔡于衛　四年

晉自来會盟不曾以蔡先衛何故於今却特欲先蔡盖晉衰不能為蔡伐楚然蔡當時曾遣子為質以伐楚今晉奈何楚不得又全然不理亦不得故所以先蔡者特不過以虚禮悦蔡耳此見晉之衰處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四年

當時周公不之魯故先賜伯禽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四年

後来陽貨盜竊寶玉大弓便是此二物

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四年

殷民六族何故遷於魯殷民七族何故遷於衛蓋此皆商之大族難治者也當時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大家强族頑狠弗率之徒皆聚在商都周公分殷

頑民便擇最難化者遷之洛邑而周公自教之其次便遷之於魯而伯禽教之又其次遷之於衛而康叔教之遷之於魯者蓋魯則又周公之國遷之於衛者蓋衛去王都相近此周公所以分散在此兩處其他小民雖有頑者亦不難處置惟是大族乃是一國之望呼吸響應易得生事此周公所以先措置分此大家書曰曁厥臣達大家又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正是說此事

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四年

帥其宗氏者謂同宗者也自高以下小宗之屬皆是輯其分族是廣言之也將其類醜是輿臺皁隷之屬

使之職事于魯四年

使之職事于魯者是殷之六族皆供伯禽之命也

祝宗卜史四年

所以特言此者古人只理會人神此四官皆是王命而賜之不得私立所以重其事

備物典策四年

如周禮典命所謂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者便是備物也典策便是策命

因商奄之民四年

因商奄之民者商奄是紂之黨當時同四國作亂周公伐之以分散其民於魯

命以伯禽四年

伯禽是古書篇名命以唐誥亦是古書篇名孔子所

刪者正如唐誥之類

少帛四年

周禮以此封異姓令以封同姓要之亦通用周禮司常云通帛為旝雜帛為物通帛便是大赤大赤即綪茷也雜帛便是少帛也綪茷既是旆下面何故又說旆蓋茷言斿之尾旆言斿之身

封畛土畧四年

封畛土畧言其詳也上云分之土田陪敦言其畧也

古文多是前後互見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四年

相土契之孫其都南京東都又是別都也東蒐者只是東方之蒐也杜預便謂是泰山然亦未有攷處

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四年

疆以周索如周人百畝而徹之類是也疆是授田於民戎索者如二十而取一之類也

文之昭武之穆四年

父為昭子為穆父為穆子為昭

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四年

黃父之會趙簡子深有感於子太叔所舉子産之言禮者天地之經一段到後来意猶以為未足故再請於子太叔而後以九言語之此九言却是趙簡子切身事當時晉公室衰六卿之族強盛已自有分晉之漸故子太叔曰無始亂無怙富以下可謂告得親切畢竟簡子後来終是得力定公十三年趙稷涉賓之

徒作亂董安于告趙孟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

此可見簡子聞太叔之言得力處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四年

伍員任吳如此何故却只做行人蓋行人之官在吳為最大如申公巫臣亦是報楚而為行人於吳於此可見

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四年

伍員與太宰嚭初間同謀伐楚如此好到後来闔廬

既死之後太宰嚭却反為員之害何故盖太宰嚭若不是闔廬死時亦無緣會敗露正如四凶若不遇舜時如何會見然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嚭為吳太宰以謀楚初間不知此二人果相知否盖伍員其父見殺太宰嚭其族亦見出皆是報仇必須同心戮力然太宰嚭其初亦豈無見破他處只伍子胥往往見他盡心彌縫不覺故伍員經營之於外太宰嚭為謀於其内大率事如此等處當子細深看

舍舟于淮汭四年

舍舟于淮汭者蓋吳是舟師水路至舍舟時已自度過了但有舟在故司馬戌所以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者欲吳無舟可歸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子必速戰四年

楚之亡只緣史皇之謀史皇之初謀欲子常毋令司馬獨克吳到子常欲奔時史皇又要教他必死是何故小人之意只要忠於子常而不知皆出於私初間

之意其私固易見後来使他必死時亦是私心為名

而已

闔廬之弟夫槩王四年

夫槩王三字是後来追書當時亦不稱王

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四年

臣便是令尹所屬之臣卒却是臣之卒如城濮之戰

子玉為令尹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盖是他家兵

史皇以其乘廣死四年

史皇非不是忠只是不知大義所謂自經於溝瀆

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四年

季芈畀我只一人左氏書此一句正是史法便見得其餘皆非楚所有故以班處宫正是公羊謂君處君之宫而妻君之妻大夫處大夫之宫而妻大夫之妻葢子女玉帛皆非楚有楚君倉卒中只帶得季芈一人走出葢季芈是未嫁之女觀後面以妻鍾建便可見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四年

當時子常為令尹司馬戌都不得行其志到此見得楚大勢已敗司馬戌亦只得自息還然此時之勢已如此而戌猶能敗得吳師于雍澨然其後所以至死時亦有由蓋初間勸子常去貫無極時沈尹戌亦是要子常好然司馬戌只是勸得小處而不知大處故所以至此當時若能勸昭王去得子常時方得究竟令不能去大處理會却只在子常手下扶持以此論

來楚之亡司馬戍亦與有罪

吳句甲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四年

可哉二字是乃媿之之辭看此一段見得司馬之臣如此又看楚亟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子常之臣却如此湏合兩邊看方見得

句甲布裳剄而裹之四年

此是司馬令句甲殺已如梁末帝使皇甫麟斷吾首一般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服不可

侯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句甲恐其首墜地故先展其裳藉地而後刭之

動無令名非知也四年

當時風俗以報仇為勇名故曰此非令名正與前面齊豹事一般

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四年

蓋吳是姬姓所以如此說

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四年

見者便是欲官之莊子讓王篇曰楚昭王使屠羊説見屠羊説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正是此意

伍員曰我必復楚國四年

子胥與鄖懷俱是楚人何故鄖懷報仇則曰弑君子胥復仇則曰義蓋子胥其父見殺便出奔吴故於楚君臣之義絶若鄖懷尚在事楚則自有君臣之分也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胥

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四年

員與胥正是執友所以敢如此説然觀此亦見得楚所以亡處何故盖人才如此却使之在草莽國安得不亡

吳為封豕長蛇四年

封豕便是野猪長蛇正所謂巴蛇吞象之蛇皆能害人者也

若隣於君疆埸之患也四年

吳有楚則與秦隣正說秦楚接界處便是武關路

逮吳之未定四年

葢雖滅楚而未定其地

秦伯使辭焉四年

此便是不肯出師大抵人情多是看勢秦見當時楚已滅了申包胥又是一箇單使更無侍衛此所以辭之也

改步改王五年

此如國語改玉改行一般葢君臣之間其行步各有遲速先後如君行一臣行二是也

陽虎欲逐仲梁懐五年

陽虎欲逐仲梁懐一段此見陪臣强㬌然自當時觀之季平子如此强盛身死未幾而陽虎便敢於逐仲梁懐因季桓子何其如此之速葢季平子當時逐昭公時正是陽虎之徒出力向前理會此事到得平子既死之後其害自然到此正如鄭莊公叔捨祭仲旻

伯祝聃之徒其初有至於射王中肩者及莊公既死五子便爭立當時雖是昭公懦弱之過亦是祭仲祝聃之徒餘毒流禍如此故其事正與陽貨相類

子期將焚之 五年

此是火攻法當看孫子大率軍中用火時必看風勢之逆順茅葦之有無

公叔文子老矣 六年

大率既告老而歸則不與國事然有大事則雖告老

亦當出言之如孔子請討陳恒亦是告老之後以公叔文子平時時然後言觀之必是寡言底人今所以言者必是國之大事蓋魯衛是同姓之國最相睦如遷頑民在洛陽者周公自主之其餘便遷諸衛使康叔主之觀此一事見得魯衛如此親睦到此却因小忿以棄舊德不可壞了此正公叔文子所以不得不出來說蓋春秋之時齊雖是先王之國經管仲為政之後典刑俱亡晉既非舊國又是晉文之後典刑亦

亡當時只有宋與魯衛尚有典刑如曰宋魯可以觀禮如曰諸侯惟宋事君昭公之難亦曰宋衛皆利納公觀此見得惟有宋魯衛三國在春秋時最好故公叔文子所以見得此却是大事然觀文子之言既說昭公之時其事如此又說周公康叔之相睦如此以此見老成人之言自有来歴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七年

此是陽虎欲陷季孟於齊師其意知齊必殺之所以

宵軍之也

不待有司 七年

見得只是單車出

顔高奪人弱弓 八年

顔高之弓為人傳觀至齊師至急忙取人弱弓以戰

宋樂祁歸卒于太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 八年

此見晉極衰處當時天下大勢皆衰如吳闔閭之勢

又衰楚子西只能自守而已東西南北無一國彊者

魯於是始尚羔八年

魯是秉禮之國而不知禮其他可知想是自昭公失國之後方如此凡事纔經十餘年無人接續自然失其本

王孫賈趨進曰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八年

此不獨是告晉君又所以告之於神明如戲之盟襄九

年

公子騑趨進曰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崔慶之盟襄二十五年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有如上帝二者正與此相類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八年

衛大夫何故不肯叛晉葢自文公以来百餘年衛常服晉人情安習以此難叛

工商未嘗不為患八年

此見古者工商未嘗與士農雜居葢工商無土著多

居城市故國有難則工商同受其害也

將如蒲圃八年

陽虎若就季氏之家害之他必有備所以必出郭乘其無備也

桓子咋謂林楚八年

季氏當時全得林楚力

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九年

此一句見得春秋時喪在時同宗必不舉樂如所謂

隣有喪不巷歌之類

鄭駟歂殺鄧析 九年

析亦當時才辯之士擅立法令亦自當殺然既用其刑則不當殺看此一節了然都無樂善意思靜女指一事而言竿旄取其樂善此須看得左傳愛惜人才忠厚之意列子說鄧析一段當録

陽虎使焚萊門 九年

此是虎雖被圍在窘迫中猶有計

鮑文子諫齊侯九年

鮑文子以老成臣所以諫如衛公叔文子相似

上下猶和衆庶猶睦九年

此猶字當看魯雖微猶如此

親富不親仁九年

此是陽虎平日所言如爲富不仁之類是也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九年

齊欲以陽虎歸之魯

鍥其軸麻約而歸之九年

此只要使邑人不覺誤其用也

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九年

寢於其中使人不見如或坐或立則人或有知之者矣

先登求自門出九年

此欲獨入開其城門却引外面師徒入来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九年

此見王猛本非十分要爭功只且以此試東郭書其君在焉九年

亦見衛靈公有才能處

晳幘而衣貍製九年

何故不便說東郭書名姓盖欲不知以示其公耳士兵之十年

見得魯尚自有備

齊侯将享公孔子謂梁丘據十年

孔子何故與梁丘據言他是近習緣當時攝行相禮所以與之言

涉佗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 十年

言其分為左右兩邉行步都相似葢他兵教得熟所以如此不是臨時使他如此

晉人殺涉佗 十年

涉佗倚仗晉是大國趙鞅是權臣又見他使所以盡力做都無斟酌想是趙鞅亦不教他如此正與晁錯

相似大抵纔是倚人做事自是如此

僕犯以卯叛 十年

須看初間都無此緣昭公出奔後魯國大變都無紀綱所以如此

公取而朱其尾鬛以與之 十年

此只是異其色却要認不得

雕懼將走 十年

此見向雕初間尚未曾十分可畏自此後却方難制

以此知小人恣横只縁寵愛太過

子為君禮十年

蓋古者待罪必於境君賜環則還君賜玦則去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十年

此是齊侯以虚言示武叔蓋郈本不曽入於齊當時侯犯出奔時駟赤便已自納魯人了侯犯只獨出奔耳齊侯於此不過要以虚人情底言語示恩於魯所

以武叔都不受他之説以此知人只以虚言為人情者深為可恥

宋公母弟辰入于蕭以叛十一年

蕭是大邑莊十二年宋閔公時羣公子亦入于蕭令年母弟辰之亂非獨是所據之地可畏而所謀事之人亦可畏如仲佗之徒及樂大心湊合得成所以為宋大患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十一年

當此時晉之屬國皆不屬晉如衛又自去年叛今魯又與鄭平諸侯皆無從晉者

滑羅殿十二年

殿者獨當其後正如先登者獨當其前今滑羅為殿而却不退於列此安得謂之殿周勃傳謂殿注云軍後曰殿此漢時殿之名尚在至三國却謂之斷後

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十二年

魯墮郈費此事若出於仲由之謀則子路似乎自專

若孔子既為司寇而此事又做不了何故當細思之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十三年

此地正是西晉髙平國屬古兖州在今京東西路濟州

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十三年

此只是要諸大夫用力耳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晋陽十三年

邯鄲午之意本亦是好意只縁趙鞅不相信所以疑

他大抵人不相信不可出力來任事

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十三年

當時三家既刼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則伐三家便是伐晉君相似何故高彊却勸伐之葢高彊只要伐他之家如齊滅崔杼只破崔杼之家家破則自無去處

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十四年

當初安于只是請趙孟先為備又不曾用其謀何故謂安于則發之葢知文子之意謂范中行氏之亂正

是安于之言迫得他作亂所以歸罪於他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十四年

衛侯所以召宋朝而不以為怪何故蓋淫亂流蕩之人舉動多是如此以此看来前代忠臣義士往往當昏亂之朝而力諫其君所好之非所嬖寵之失自以為其君一聞此語便深疾邪惡以遠去之而不知其未必見省蓋人之性情自是如此如唐武三思事可見蓋人不是一様君子所以要通天下之志

太子三顧戲陽速不進十四年

戲陽速處得是

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十四年

彊本是齊國上卿緣陳鮑挾君以叛高彊遂伐君公議不與所以國人不容於齊遂奔晉至范中行氏欲伐君之非高彊知之却不知托身於范中行氏之非盖緣他更得一事只知得一事不曾統體曉得非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也若豪傑之士因一事錯則全

體盡曉以此知人因一事不是却只知得一事者誠不濟事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十五年

古人不拘陰陽若是大雨亦須當止公羊論之詳矣

胡氏論大國當自有備此亦見魯之衰皆無備矣

左氏傳續說十二

宋 吕祖謙 撰

哀公

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元年

越既為吳俘虜殘滅之餘若不是二十年亦不能伐吳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 元年

所欲必成是水陸必備如漢霍去病出師天子遣太

官齊數十乘是也

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二年

衛侯命公子郢為太子若郢當時便自立則衛必不亂郢徒潔一已而不恤國之亂如無子則立孫檀弓舍子立孫是也至此則又難以此論若蒯聵不爭則子輒可立令蒯聵既在外則郢纔立必定然左傳于蒯聵何不稱君只稱太子太子既葬後方稱君如文帝紀九月葬太子即位是也

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二年

古人以縣為大至秦以郡為大

志父無罪二年

志父趙簡子名簡子既叛君之後名聞于諸侯至後

來所以改名

太子曰吾救主于車二年

衛太子救趙孟太子何初怯而後勇葢緣他初不經

歷見鄭師衆便自驚後來得王良在所以膽氣便壯

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三年

此見夷狄甚盛至戰國時中山稱王

南宫敬叔至命出御書 三年

所謂顧府者不過皆常人先至到後賢大夫漸漸至

敬叔葢當時亦是從夫子所以其來有源流左氏書

此一段截然可看先是敬叔至措置如此景伯至其

措置又如此至桓子至命傷人則止此是大臣之言

桓子雖是一强臣此言猶知大體此見得是當時源

流如此

孔子曰其桓僖乎三年

當時人欲以此推重聖人不知適所以為淺耳此說是附會亦未可知或夫子偶然說亦未可知左氏尚惑於此

周人殺萇弘三年

杜註云終違天之禍恐不如此弘是忠臣當時蓋欲忠於周室觀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可見柳子

子厚弔萇弘文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周宗之不定莊子外篇謂血化為碧則其忠義可知矣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三年

始聞是秦有此俗今曾是禮義之國猶且染此想是此風大變

襲梁及霍四年

此是聲東擊西

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四年

上雒是今之唐鄧

司馬致邑立宗焉四年

諸蠻所處亦不一非有宗主不能以聚其部落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五年

嬖大夫是特寵之名若今之添差是也昭七年晉以

鄭罕朔為嬖大夫此別是一等他尚未至大夫今却

常要用卿服

大夫請祭諸郊六年

何不在楚國内祭葢祭諸郊便是望祭如望於山川是也

三代命祀六年

三代諸侯天子命之祭則祭

公會吴于鄫吴來徵百牢七年

牢是牛羊豕共三百頭謂之百牢此見吴所以不能成伯處蠻夷之主盟中夏都不用先王之法又不如申之會靈王尚用齊桓之禮禮至此都蕩盡

宋滅曹八年

晉文公初間要滅曹何故不克今宋何故便克此亦是春秋之末亦緣公孫彊不修政事民心易離所以克之易

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八年

公山不狃雖是陪臣尚有前人氣味所以夫子欲從其召

有若與焉八年

古人耕射之事皆習焉耕以養身射以衛身有若未嘗以此為耻至漢時尚有之但令人皆不習之耳多殺國士八年

恐魯三百人自受其害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八年

此是魯歸邾子葢向來邾曾被魯囚之負瑕令齊來伐魯故魯所以歸之

囚諸樓臺栫之以棘八年

從來有此故事與秦穆姬登臺履薪事相似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八年

觀此一事便見得鮑子是箇狂率人如前面醉而往

時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此語亦不是

真出於忠誠使其果出於忠誠則前日自當以正義

責之今日不應得有此語

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九年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請外取許之九年

齊侯初間要伐魯未幾而又辭吳師此見齊侯舉措無常全不成模樣此最要看春秋末間一節事與前全不相似向來雖無道之君又有甚於此者而其舉措又却不如此觀此是悼公直以國家為戲了如鄭武子之孼許瑕求邑許其外取前時士大夫皆無此等事此卷是春秋末所以如此

宋取鄭師于雍丘 九年

取是盡殺之也使有能者無死便是要生囚之以為

奴僕凡滅國之後俘囚皆為奴僕以郟張與鄭羅歸

見得只留得兩人

吳城邘溝通江淮九年

江淮本不相通吳欲霸中國却溝通江淮此是東南

漕運第一件事此路在高郵軍至今尚存在唐時漕

運亦是此路故自江通淮自淮通汴自汴通入渭自

渭涇入長安

遇水適火九年

此是卜家所謂五兆五兆所謂金木水火土是也

不利子商九年

後來所謂姓之有五音葢已見於此至今卜筮之家姓有宮商角徴羽是也

陽貨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九年

凡筮有兩法有筮易而自有筮家之辭者有筮易而只用易中之辭者如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千乘三去獲其雄狐此是筮家辭也如論泰卦六五

是周易中之辭也

吳子使來儆師伐齊九年

蓋齊以魯故請師伐魯纔而却辭吳而與魯和故吳之伐齊所以特地教魯來同伐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十年

此是吳要學中國霸主模樣中國風俗凡鄰國之喪其禮如此

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十年

此是海道其路境自今蘇州直到山東

吴子使來復儆師 十年

見得諸侯不伐喪之風俗尚在

延州來季子曰我姑退務德而安民 十年

東坡延州來季子賛說得是季子曰務德而安民亦

見春秋末間如此等議論甚少不比春秋初時

季孫使從於朝 十一年

尋常家臣不入公朝此是特地帶他去

五日右師從之 十一年

此記得極好見得孟氏精神緩散處此一戰亦見得三家到此皆自收拾不得幸而全得冉有在且暫主張起然季氏所以使人不動時亦緣平時只自私已凡國有利必已專之而他人不與故孟氏叔孫氏所以不肯用力則其敗形已見於齊師未來之前然季氏自文子以來未嘗不私特其私之意尚私得大在如季武子平子之徒必不至此尚能割捨處置得行

至康子私得大淺隘故所以至此大抵一家之盛衰天下之治亂只是聚散兩字人之聚散也只在公私二字上

孟之側後入以為殿十一年

殿或稱多殿之功受上賞如周勃傳先登賜爵五大夫攻簡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

陳轅咺對曰懼先行十一年

此處要看薳轅咺是轅頗之族頗之過至於宗族皆

知之而尚不敢說則頗之所以至此者可見矣

吳髮短十一年

葢吳之俗斷髮文身

子胥屬其子於鮑氏十一年

此子胥做得不是處所以來讒譖者之言史記伍子胥傳說內不得志外倚諸侯葢自以為先君之謀臣常鞅鞅怨望王宜早除之此說可見

季孫命修守備十一年

此見季康雖無足取在春秋末間亦尚有此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十一年

觀此方見論語中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一句分明葢當時文子行事如此所以疑其謂之文也孔子則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言其亦有長處

或淫于外州 十一年

此見太叔疾又淫于外州是禽獸行之所為魯衛是

禮義之國前時曾用入于社令衛又如此則可知矣

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十一年

此與論語對衛靈公問陳之語一般恐當時只是一事論語所載為得其真大抵左傳載孔子事多失其實蓋察不得聖人深所以有欠精神處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十二年

此地是王官所掌在春秋時列國多有王官之城在

其間或有王官為後者皆是會掌此地至春秋末尚有此地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是也此皆是封建之法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十三年

黃池是今京西路此是二國爭伯處當時謂之兩伯云

越子伐吳為二隧十三年

當檢國語看方分明

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十三年

此見得吳太子位望輕人不服葢緣吳人理會不得這般去處

越入吳十三年

吳太子既被獲後吳國又虛何故越不滅其國葢吳國雖虛其兵在外尚强所以未敢滅他

七月盟吳晉爭先十三年

緣當時宋之盟晉楚爭先之後有此故事至此吳亦

爭之

襄乃先晉人十三年

此左氏載得其真處如吳語却說吳人先矣

子服景伯謂太宰曰自襄以來未之改也十三年

葢景伯出自襄

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十四年

公孫之言乃是兩面看得底言語此最是用心不好處大抵人須是分明説可用不可用不當用兩可之

說故陳豹所以禍闞止者正緣公孫如此

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十四年

此亦不合欺他過了如人云不妨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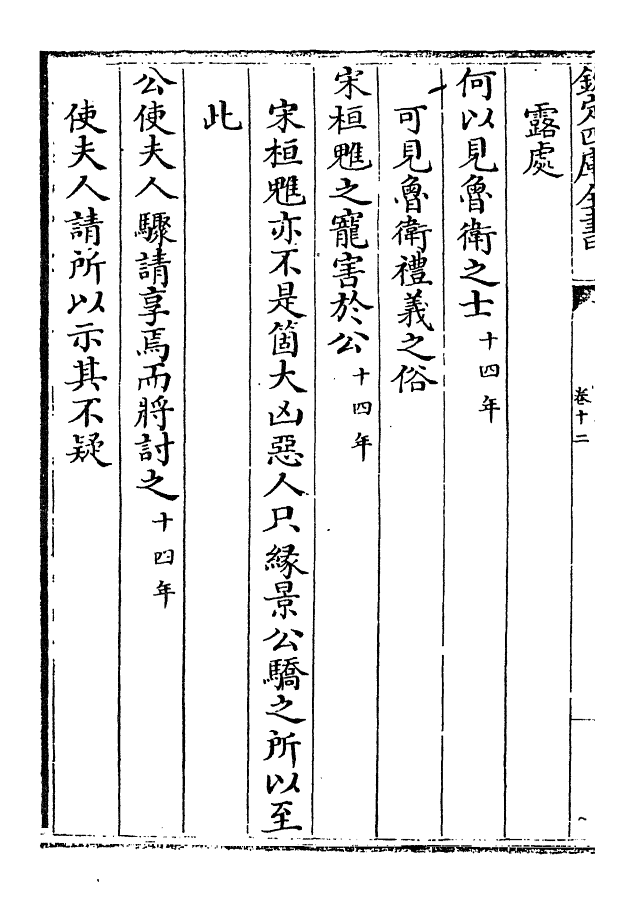
我盡逐陳氏而立女十四年

陳豹為子我臣此正是陳氏使他來探伺闞止消息

而闞止乃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故陳豹亦不以得

其實為喜而且為親密之狀姑與之謀曰我遠於陳

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此正是小人不



露處

何以見魯衛之士 十四年

可見魯衛禮義之俗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 十四年

宋桓魋亦不是箇大凶惡人只緣景公驕之所以至此

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十四年

使夫人請所以示其不疑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十四年

陳恒弒君一段恐記不出聖人之意左氏於孔門事記多失實惟孔門弟子記得其真論語説夫子告三子此却云不告恐不如此

孟洩將圉馬於成十四年

此見得三桓子孫微處成是孟氏之屬邑前後皆優之至洩却要處之養馬正如人家不肖子弟出却去擾他私屬此邑前時夫子曾隳之不克此可見其强

矣

成入奔喪十四年

成是屬邑故應奔喪

孟洩弗内十四年

孟洩私意弗内所以致得他叛

吳辭陳上介十五年

此見吳衰處

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十五年

以尸將事之禮自古有之

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十五年

子玉言已受君之命了汝自去問陳成子

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十五年

是時公孫在門內子路在門外識得是公孫子路之仕衛亦如冉求仕於魯一般除非如顏閔可以脫此

結纓而死十五年

結纓而死是以正而斃

王使單平公對十六年

此是王之辭命如此左氏傳所以載之者亦見春秋之末尚有此辭命

子西召白公勝十六年

子西若不通前看他終始亦不見他初見白公不過知得外面畢竟不識他心惟葉公知得他分明子西緣把他不當事了當時若欲合楚國之兵以攻白公甚不難白公初間亦不敢起兵若兵符在手方起兵

如司馬置牙璋是也萬一若不是征伐起兵則人必疑他白公雖因獻戰備帶得幾人想見兵亦不多使處吳竟為白公十四年

自此上文皆是欲殺子西以前時事

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十六年

此見其遷怒便指子西為仇皆是凶暴處

焚庫弒王十六年

當時白公若使如此終是凶焰人心必不歸然葉公

亦難克畢竟費力白公所以不焚庫弑王只是欲不受弑王之名

若之何不胄十六年

左氏叙此段見得國人愛之深

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寛為司馬十六年

國寧是待國安寧之後方使寧為令尹寛為司馬

衛侯為虎幄于藉圃十七年

虎幄是以虎皮為幄未必是畫虎為幄

吳子禦越笠澤十七年

笠澤是太湖今蘇州

國子實執齊柄十七年

此是陳氏用詐術巧處齊國之柄皆出於陳氏國子豈得而與葢國髙天子之貳守田氏雖専猶挾舊族以鎮服内外也

衛侯貞卜十七年

衛侯見胥彌赦奔宋之後於心不能無疑所以又卜

卜與占異卜是用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

裔焉皆是繇辭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 十七年

當時戎狄錯居中國如晉有諸戎以依之正如附庸

一般此戎正依衛從前如此衛侯無道一旦欲剪之

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 十七年

齊人怒魯不稽首至此都不知先王之制度

皇瑗奪其兄劖般邑 十七年

春秋以前鄭人要取祊田尚經涉許多時如此之難至此都不問兄弟之邑欲取便取

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十八年

三夷無君長男女混皆與盟

趙孟降于喪食二十年

喪大記君之喪世子大夫公子食粥皆三日不食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筭蔬食飲水食之無筭既

葬主人蔬食水飲不食菜果祥而食肉此雖是臣為

君喪其子之於父亦然

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二十年

此見尚有先王之制以此看春秋之時非是不知有

三年之喪

唯其儒書二十一年

此見魯秉周禮處

越人以歸二十二年

越人以其尸歸蓋生則執俘馘死則執尸以歸

宋景曹卒二十三年

景是謚曹是小邾之姓曹姓出顓頊之後

季康子使冉有弔二十三年

故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今之士大夫交政于中

國政是春秋之時如此

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二十三年

士喪禮無送葬故用馬

使求薦諸夫人之宰二十三年

天子后之宰即周官之內宰諸侯之制想亦如此

軍使令繕將進 二十四年

凡是用兵無所不備

使宗人釁夏獻禮對曰無之 二十四年

宗人之辭直魯從前不以妾為夫人雖成風亦只是

他子立之此亦是先王之遺澤厚處

公如越 二十四年

見得魯衰處

季孫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二十四年
太宰嚭是吳故臣越何故不殺當時越用之反間所以不殺他
褚師聲子韤而登席二十五年
韤有制度當攷
公使優狡盟拳彌二十五年
前此都未曾有俳優盟大夫辱至此亦甚如涉佗盟衛侯此欲以辱之

拳彌曰晉無信　二十五年

此衛侯昏處皆不知為他所紿

越納衛侯　二十六年

此是越欲圖霸

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　二十六年

此興字不是尋常字乃是調發之名纔出兵兵符皆

在手故所以調發空澤之兵

内不聞獻之親　二十六年

子鮮子展皆獻公之弟

將以子之命告寡君二十七年

當時陳氏豈有君叛臣常假君為名王莽之徒皆如

此

公患三桓之侈二十七年

是時夫子之門人皆在然哀公不能用其言亦無益

於亡

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四年

左氏載此二段専記智氏之亡至韓趙魏來分晉便成戰國一經戰國文武之典章法度掃地而盡

鄸魋壘閉口而死悼公四年

亦見智伯養死士如豫讓吞炭皆此之類此是春秋末漸入戰國氣象